

第一章 狱 门

一群身穿黯色长袍、头戴灰色尖顶高帽、蓄着胡须的男人，混杂着一些蒙着兜头帽或光着脑袋的女人，聚在一所木头大房子前面。房门是用厚实的橡木做的，上面密密麻麻地钉满大铁钉。

新殖民地的开拓者们，不管他们的头脑中起初有什么关于人类品德和幸福的美妙理想，总要在各种实际需要的草创之中，忘不了划出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充当墓地，再划出另一片土地来修建监狱。根据这一惯例，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波士顿的先民们在谷山一带的某处地方修建第一座监狱，同在艾萨克·约翰逊地段标出头一块莹地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后来便以他的坟莹为核心，扩展成王家教堂的那一片累累墓群的古老墓地。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早在镇子建立十五年或二十年之际，那座木造监狱就已经因风吹日晒雨淋和岁月的流逝而为它那狰狞和阴森的门面增加了几分晦暗凄楚的景象，使它那橡木大门上沉重的铁活的斑斑锈痕显得比新大陆的任何陈迹都益发古老。象一切与罪恶二字息息相关的事物一样，这座监狱似乎从来不曾经历过自己的青春韶华。从这座丑陋的大房子门前，一直到轧着车辙的街道，有一片草地，上面过于繁茂地簇生着牛蒡、茨藜、毒莠等等这类不堪入目的杂草这些杂草显然在这块土地上找到了共通的东西，因为正是在这块土地上早早便诞生了文明社会的那株黑花——监狱。然而，在大门的一侧，几乎就在门限处，有一丛野玫瑰挺然而立，在这六月的时分，盛

开着精致的宝石般的花朵，这会使人想象，它们是在向步入牢门的囚犯或跨出阴暗的刑徒奉献着自己的芬芳和妩媚，借以表示在大自然的深深的心扉中，对他们仍存着一丝怜悯和仁慈。

由于某种奇异的机缘，这一丛野玫瑰得以历劫而永生；至于这丛野玫瑰，是否仅仅因为原先严严实实地遮蔽着它的巨松和伟橡早已倒落，才得以在古老而苛刻的原野中侥幸存活，抑或如为人深信不疑的确凿证据所说，当年圣走安妮·哈钦逊踏进狱门时，它便从她脚下破土而出，我们不必费神去确定。既然我们要讲述的故事要从这一不祥的门口开篇，而恰恰在门限处一眼便可望见这丛野玫瑰，我们怎能不摘下一朵玫瑰花，将其呈献给读者呢！但愿这株玫瑰花，在叙述这篇人性脆弱和人生悲哀的故事的进程中，能够象征道德之花的馥郁，而在读完故事阴霾凄惨的结局时，仍可以得到一些慰藉。

第二章 市场

二百多年前一个夏日的上午，狱前街上牢房门前的草地上，满满地站着好大一群波士顿的居民，他们一个个都紧盯着布满铁钉的橡木牢门。如若换成其他百姓，或是推迟到新英格兰后来的历史阶段，这些蓄着胡须的好心肠的居民们板着的冷冰冰的面孔，可能是面临凶险的征兆，至少也预示着某个臭名昭著的罪犯即将受到人们期待已久的制裁，因为在那时，法庭的判决无非是认可公众舆论的裁处。但是，由于早年清教徒性格严峻，这种推测未免过于武断。也许，是一个慵懶的奴隶或是被家长送交给当局的一名逆子要在这笞刑柱上受到管教。也许，是一位唯信仰论者、一位教友派的教友或信仰其它异端的教徒被鞭挞出城，或是一个闲散的印第安游民，因为喝了白人的烈酒满街胡闹，要挨着鞭子给赶进树林。也许，那是地方官的遗孀西宾斯老夫人那样生性恶毒的巫婆，将要给吊死在绞架上。无论属于哪种情况，围观者总是摆出分毫不爽的庄严姿态；这倒十分符合早期移民的身分，因为他们将宗教和法律视同一体，二者在他们的品性中融溶为一，凡涉及公共纪律的条款，不管是最轻微的还是最严重的，都同样令他们肃然起敬和望而生畏。确实，一个站在刑台上的罪人能够从这样一些旁观者身上谋得的同情是少而又少、冷而又冷的。另外，如今只意味着某种令人冷嘲热讽的惩罚，在当时却可能被赋予同死刑一样严厉的色彩。

就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夏天的早晨，有一情况颇值一书：挤在人群中的好几位妇女，看来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刑罚都

抱有特殊的兴趣。那年月没有那么多文明讲究，身着衬裙和撑裙的女人们公然出入于大庭广众之中，只要有可能，便要扭动她们那并不娇弱的躯体，挤进最靠近刑台的人群中去，也不会给人什么不成体统的感觉。那些在英伦故土上出生和成长的媳妇和姑娘们，比起她们六七代之后的漂亮的后裔来，身体要粗壮些，精神也要粗犷些；因为通过家系承袭的链条，每代母亲遗传给她女儿的，即使不是较她为少的坚实有力的性格，总会是比较柔弱的体质、更加娇小和短暂的美貌和更加纤细的身材。当时在牢门附近站着的妇女们，和那位堪称代表男性的男子气概的伊丽莎白相距不足半个世纪。她们是那位女王的乡亲：她们家乡的牛肉和麦酒，佐以未经提炼的精神食粮，大量充实进她们的躯体。因此，明亮的晨曦所照射着的，是宽阔的肩膀、发育丰满的胸脯和又圆又红的双颊——她们都是在遥远的祖国本岛上长大成人的，远还没有在新英格兰的气氛中变得白皙与瘦削些。尤其令人瞩目的是，这些主妇们多数人一开口便是粗喉咙、大嗓门，要是在今天，她们的言谈无论是含义还是音量，都足以使我们瞠目结舌。

“婆娘们，”一个满脸横肉的五十岁的老婆子说，“我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要是我们这些上了一把年纪、名声又好的教会会友，能够处置海丝特·白兰那种坏女人，倒是给大伙办了件好事。你们觉得怎么样，婆娘们？要是那个破鞋站在眼下咱们这五个姐们儿跟前听候判决，她能够带着那些可敬的官老爷们赏给她的判决溜过去吗？老天爷，我才不信呢！”

“听人说，”另一个女人说，“尊敬的丁梅斯代尔教长，就是她的牧师，为了在他的教众中出了这桩丑事，简直伤心透顶啦。”

“那帮官老爷都是敬神的先生，可惜慈悲心太重喽——这可是真事，”第三个人老珠黄的婆娘补充说。“最起码，他们应该在海丝特·白兰的脑门上烙个记号。那总能让海丝特太太有点怕，我敢这么说。可她——那个破烂货——她才不在乎他们在她前襟上贴个什么呢！哼，你们等着瞧吧，她准会别上个胸针，或者是异教徒的什么首饰，挡住胸口，照样招摇过市！”

“啊，不过，”一个手里领着孩子的年轻媳妇轻声插嘴说，“她要是想挡着那记号就随她去吧，反正她心里总会受折磨的。”

“我们扯什么记号不记号的，管它是在她前襟上还是脑门上呢？”另一个女人叫嚷着，她在这几个自命的法官中长相最丑，也最不留情。“这女人给我们大伙都丢了脸，她就该死。难道说没有管这种事的法律吗？明明有嘛，圣经里和法典上全都写着呢。那就请这些不照章办事的官老爷们的太太小姐们去走邪路吧，那才叫自作自受呢！”

“天哪，婆娘们，”人群中一个男人惊呼道，“女人看到绞刑架就害怕，除去这种廉耻之心，她们身上难道就没有德性了吗？别把话说得太重了！轻点，喂，婆娘们！牢门的锁在转呢，海丝特太太本人就要出来了。”

牢门从里面给一下子打开了，最先露面的是狱吏，他腰侧挎着剑，手中握着权杖，那副阴森可怖的模样象个暗影似的出现在日光之中。这个角色的尊容便是清教徒法典全部冷酷无情的象征和代表，对触犯法律的人最终和最直接执法则是他的差事。此时他伸出左手举着权杖，右手抓着一个年轻妇女的肩头，拽着她向前走；到了牢门口，她用了一个颇能说明她个性的力量和天生的尊严的动作，推开狱吏，象是出于她自主的意

志一般走进露天地。她怀里抱着一个三个月左右的婴儿，那孩子眨着眼睛，转动她的小脸躲避着过分耀眼的阳光——自从她降生以来，还只习惯于监狱中的土牢或其它暗室那种昏暗的光线呢。

当那年轻的妇女——就是婴儿的母亲——全身伫立在人群面前时，她的第一个冲动似乎就是把孩子抱在胸前；她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母爱的激情，不如说可以借此掩盖钉在她衣裙上的标记。然而，她很快就醒悟过来了，用她的耻辱的一个标记来掩盖另一个标记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索兴用一条胳膊架着孩子，她虽然面孔红得发烧，却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的同镇居民和街坊邻里。她的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一个用红色细布做就、周围用金丝线精心绣成奇巧花边的一个字母A。这个字母制作别致，体现了丰富而华美的匠心，佩在衣服上构成尽美尽善的装饰，而她的衣服把她那年月的情趣衬托得恰到好处，只是其艳丽程度大大超出了殖民地俭朴标准的规定。

那年轻妇女身材颀长，体态优美之极。她头上乌黑的浓发光彩夺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她的面孔不仅皮肤滋润、五官端正、容貌秀丽，而且还有一对鲜明的眉毛和一双漆黑的深目，十分楚楚动人。就那个时代女性举止优雅的风范而论，她也属贵妇之列；她自有一种端庄的风韵，并不同于如今人们心目中的那种纤巧、轻盈和不可言喻的优雅。即使以当年的概念而言，海丝特·白兰也从来没有象步出监狱的此时此刻这样更象贵妇。那些本来就认识她的人，原先满以为她经历过这一磨难，会黯然失色，结果却惊得都发呆了，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她焕发的美丽，竟把笼罩着她的不幸和耻辱凝成一轮光环。

不过，目光敏锐的旁观者无疑能从中觉察出一种微妙的痛楚。她在狱中按照自己的想象，专门为这场合制作的服饰，以其特有的任性和别致，似乎表达了她的精神境界和由绝望而无所顾忌的心情。但是，吸引了所有的人的目光而且事实上使海丝特·白兰焕然一新的，则是在她胸前闪光的绣得妙不可言的那个红字，以致那些与她熟识的男男女女简直感到是第一次与她谋面。这个红字具有一种震慑的力量，竟然把她从普通的人间关系中超脱出来，紧裹在自身的氛围里。

“她倒做得一手好针线，这是不用说的，”一个旁观的女人说，“这个厚脸皮的淫妇居然想到用这一手来显白自己，可真是从来没见过！我说，婆娘们，这纯粹是当面笑话我们那些规规矩矩的官老爷，这不是借大人先生们判的刑罚来大出风头吗？”

“我看啊，”一个面孔板得最紧的老太婆咕哝着，“要是我们能把海丝特太太那件讲究的衣袍从她秀气的肩膀上扒下来，倒挺不错；至于她绣得稀奇古怪的那个红字嘛，我倒愿意赏给她一块我害风湿病用过的法兰绒破布片，做出来才更合适呢！”

“噢，安静点，街坊们，安静点！”她们当中最年轻的同伴悄声说；“别让她听见你们的话！她绣的那个字，针针线线全都扎到她心口上呢。”

狱吏此时用权杖做了个姿势。

“让开路，好心的人们，让开路，看在国王的份上！”他叫嚷着。“让开一条路；我向诸位保证，白兰太太要站的地方，无论男女老少都可以看清她的漂亮的衣服，从现在起直到午后一点，保你们看个够。祝福光明正大的马萨诸塞殖民地，一切罪恶都得拉出来见见太阳！过来，海丝特太太，在这市场上亮亮你那鲜红的字母吧！”

围观的人群中挤开了一条通路。海丝特·白兰跟着在前面开路的狱吏，身后尾随着拧眉攒目的男人和心狠面恶的女人的不成形的队伍，走向指定让她示众的地方。一大群怀着好奇心来凑热闹的小男孩，对眼前的事态不明所以，只晓得学校放了他们半天假，他们一边在头前跑着，一边不时回过头来盯着她的脸、她怀中抱着的眨着眼的婴儿、还有她胸前那个丢人现眼的红字。当年，从牢门到市场没有几步路。然而，要是以囚犯的体验来测量，恐怕是一个路途迢迢的旅程；因为她虽说是高视阔步，但在人们逼视的目光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一番痛苦，似乎她的心已经给抛到街心，任凭所有的人碾踩践踏。然而，在我们人类的本性中，原有一条既绝妙又慈悲的先天准备：遭受苦难的人在承受痛楚的当时并不能觉察到其剧烈的程度，反倒是过后延绵的折磨最能使其撕心裂肺。因此，海丝特·白兰简直是以一种安详的举止，度过了此时的磨难，来到市场西端的刑台跟前。这座刑台几乎就竖在波士顿最早的教堂的檐下，看上去象是教堂的附属建筑。

事实上，这座刑台是构成整个惩罚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时隔二、三代人的今天，它在我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历史和传统的纪念，但在当年，却如同法国大革命时期恐怖党人的断头台一样，被视为教化劝善的有效动力。简言之，这座刑台是一座枷号示众的台子，上面竖着那个惩罚用的套枷，做得刚好把人头紧紧卡住，以便引颈翘首供人观瞻。设计这样一个用铁和木制成的家伙显然极尽羞辱之能事。依我看来，无论犯有何等过失，再没有比这种暴行更违背我们的人性的了，其不准罪人隐藏他那羞惭的面容的险恶用心实在无以复加；而这恰恰是这一刑罚的本意所在。不过，就海丝特·白兰的例子而论，

倒和多数其它案子相仿，她所受到的惩处是要在刑台上罚站示众一段时间，而无需受扼颈囚首之苦，从而幸免于这一丑陋的机器最为凶残的手段。她深知自己此时的角色的意义，举步登上一段木梯，站到齐肩高的台上，展示在围观人群的众目睽睽之前。

设若在这一群清教徒之中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的话，他就会从这个服饰和神采如画、怀中紧抱婴儿的美妇身上，联想起众多杰出画家所竞先描绘的圣母的形象；诚然，他的这种联想只能在对比中才能产生，因为圣像中那圣洁清白的母性怀中的婴儿是献给世人来赎罪的。然而在她身上，世俗生活中最神圣的品德，却被最深重的罪孽所玷污了，其结果，只能使世界由于这妇人的美丽而更加晦黯，由于她生下的婴儿而益发沉沦。

在人类社会尚未腐败到极点之前，目睹这种罪恶与羞辱的场面，人们还不致以淡然一笑代替不寒而栗，总会给留下一种敬畏心理。亲眼看到海丝特·白兰示众的人们尚未失去他们的纯真。如果她被判死刑，他们会冷冷地看着她死去，而不会咕哝一句什么过于严苛；但他们谁也不会象另一种社会形态中的人那样，把眼前的这种示众只当作笑柄。即使有人心里觉得这事有点可笑，也会因为几位至尊至贵的大人物的郑重出席，而吓得不敢放肆。总督、他的几位参议、一名法官、一名将军和镇上的牧师们就在议事厅的阳台上或坐或立，俯视着刑台。能有这样一些人物到场，而不失他们地位的显赫和职务的威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所做的法律判决肯定具有真挚而有效的含义。因之，人群也显出相应的阴郁和庄重。这个不幸的罪人，在数百双无情的目光紧盯着她、集中在她前胸的重压之下，尽一个妇人的最大可能支撑着自己。这实在是难以忍受

的。她本是一个充满热情、容易冲动的人，此时她已使自己坚强起来，以面对用形形色色的侮辱来发泄的公愤的毒刺和利刃；但是，人们那种庄重的情绪反倒隐含着一种可怕得多的气氛，使她宁可看到那一张张僵刻的面孔露出轻蔑的嬉笑来嘲弄她。如果从构成这一群人中的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和每一个尖嗓门的孩子的口中爆发出轰笑，海丝特·白兰或许可以对他们所有的人报以倨傲的冷笑。可是，在她注定要忍受的这种沉闷的打击之下，她时时感到要鼓足胸腔中的全部力量来尖声呼号，并从刑台上翻到地面，否则，她会立刻发疯的。

然而，在她充当众目所瞩的目标的全部期间，她不时感到眼前茫茫一片，至少，人群象一大堆支离破碎、光怪陆离的幻象般地朦胧模糊。她的思绪，尤其是她的记忆，却不可思议地活跃，越出这蛮荒的大洋西岸边缘上的小镇的粗创的街道，不断带回来别的景色与场面；她想到的，不是那些尖顶高帽帽檐下藐视她的面孔。她回忆起那些最琐碎零散、最无关紧要的事情；孩提时期和学校生活，儿时的游戏和争吵，以及婚前在娘家的种种琐事蜂拥回到她的脑海，其中还混杂着她后来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的种种片断，一切全都历历如在目前；似乎全都同等重要，或者全都象一出戏。可能，这是她心理上的一种本能反应：通过展现这些各色各样、变幻莫测的画面，把自己的精神从眼前这残酷现实的无情重压下解脱出来。

无论如何，这座示众刑台成了一个瞭望点，在海丝特·白兰面前展现出自从她幸福的童年以来的全部轨迹。她痛苦地高高站在那里，再次看见了她在老英格兰故乡的村落和她父母的家园：那是一座破败的灰色石屋，虽说外表是一派衰微的景象，但在门廊上方还残存着半明半暗的盾形家族纹章，标志着

远祖的世系。她看到了她父亲的面容：光秃秃的额头和飘洒在伊丽莎白时代老式环状皱领上的威风凛凛的白须；她也看到了她母亲的面容，那种无微不至和牵肠挂肚的爱的表情，时时在她脑海中萦绕，即使在母亲去世之后，仍在女儿的人生道路上经常留下温馨忆念的告诫。她看到了自己少女时代的光彩动人的美貌，把她惯于映照的那面昏暗的镜子的整个镜心都照亮了。她还看到了另一副面孔，那是一个年老力衰的男人的面孔，苍白而瘦削，看上去一副学者模样，由于在灯光下研读一册册长篇巨著而老眼昏花。然而正是这同一双昏花的烂眼，在一心要窥测他人的灵魂时，又具有那么奇特的洞察力。尽管海丝特·白兰那女性的想象力竭力想摆脱他的形象，但那学者和隐士的身影还是出现了：他略带畸形，左肩比右肩稍高。在她回忆的画廊中接下来升到她眼前的，是欧洲大陆一座城市里的纵横交错又显得狭窄的街道，以及年深日久、古色古香的公共建筑物，宏伟的天主教堂和高大的灰色住宅；一种崭新的生活在那里等待着她，不过仍和那个畸形的学者密切相关；那种生活象是附在颓垣上的一簇青苔，只能靠腐败的营养滋补自己。最终，这些接踵而至的场景烟消云散，海丝特·白兰又回到这片清教徒殖民地的简陋的市场上，全镇的人都聚集在这里，一双双严厉的眼睛紧紧盯着她——是的，盯着她本人——她站在示众刑台上，怀中抱着婴儿，胸前钉着那个用金丝线绝妙地绣着花边的鲜红的字母A！

这一切会是真的吗？她把孩子往胸前猛地用力一抱，孩子哇地一声哭了；她垂下眼睛注视着那鲜红的字母，甚至还用指头触摸了一下，以便使自己确信婴儿和耻辱都是实实在在的。是啊！——这些便是她的现实，其余的一切全都消失了！

第三章 相 认

这个身佩红字的人终于从充当众目严厉注视的对象的强烈意识中解脱出来，因为她此时注意到人群的外圈站着一个人影，那个人立刻不可遏止地占据了她的头脑。一个身着土著装束的印第安人正站在那里，但在这块英国殖民地中，红种人并非鲜见，此时有这么一个人站在那儿，不会引起海丝特·白兰的任何注意，更不会把一切其它形象和思绪一概从她的头脑中排挤出去。在那个印第安人的身边，站着一个人身上混穿着文明与野蛮服装的白种人，无疑是那印第安人的同伴。

他身材矮小，满脸皱纹，不过还很难说年事已高。他一望可知是个智慧出众的人，似乎智力上的高度发展不可能不引起形体上的变化，从而在外表上具备了显著的特征。尽管他似乎是漫不经心地随便穿了件土人的衣服，其实是要遮掩或减少身体的怪异之处，但海丝特·白兰仍一眼便看出那个人的两肩并不一般高。她一看到了那人瘦削、多皱的面孔和稍稍变形的躯体，便不由自主地再一次把婴儿紧搂在胸前，直弄得那可怜的孩子又疼得哭出了声。但作母亲的好象对此听而不闻。

在那个不速之客来到市场、海丝特·白兰还没看到他之前，他的目光早已直勾勾地盯上了她。起初，他的目光只是随随便便的，象是一个习惯于洞察他人内心的人，除非外表上的什么东西与内心有关，否则外观便既无价值又不重要。然而，他的目光很快就变得犀利而明察秋毫了。他的面孔上掠过一阵痛苦的恐怖，象是一条蛇在上面迅速蜿蜒，因稍停片刻，而使那盘

踞的形体清晰可见。他的脸色由于某种强有力的内心冲动而变得阴暗，不过他立刻用一种意志力控制住，使这种脸色稍纵即逝，换上了一副可以说是平静的表情。仅仅过了瞬间，那种痉挛就几乎消逝得无影无踪，终于沉积在他天性的深渊。当他发现海丝特·白兰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相遇，并且看来已经认出了他时，他便缓慢而平静地举起一个手指，在空中做了一个姿势，然后把手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

随后，他碰了碰旁边站着的一个本镇居民的肩膀，礼数周到地开了腔。

“我请问您，好心的先生，”他说，“这位妇女是谁？——为什么要站在这里示众受辱？”

“你大概在这儿人生地不熟，朋友，”那个镇上人一边回答，一边好奇地打量这个发问的人和他的不开化的同伴，“不然的话，你一定会听到过海丝特·白兰太太，还有她干的丑事了。我可以向你保证，她在虔诚的丁梅斯代尔牧师的教堂里已经引起了公愤。”

“您算说对了，”那人接口说。“我是个外地人，一直迫不得已地到处流浪。我在海上和陆上屡遭险衅，在南方不信教的人当中给囚禁了很久；如今又给这个印第安人带到这里来找人赎身。因此，请问您肯不肯告诉我，海丝特·白兰——我把她的名字说对了吗？——这个女人犯了什么过错，给带到那座刑台上呢？”

“真的，朋友，我想，你在人迹罕到的地方历经劫难之后，”那个镇上人说，“终于来到我们这块敬仰上帝的新英格兰，心里一定挺高兴的；这里的一切罪恶都要当众揭发出来，在长官和百姓面前加以惩罚呢。那上边站着的女人嘛，先生，

你应该知道，是一个有学问的人的妻子，男人生在英国，但已经长期在阿姆斯特丹定居，不知为了什么，他好久以前想起要飘洋过海，搬到我们马萨诸塞这地方来。为此，他先把他妻子送来，自己留在那边处理那些免不了的事。天啊，好心的先生，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也许还没那么久呢，这女人一直是我们的居民，那位学者白兰先生却始终没有一点音讯；而他这位年轻的老婆，你看，就自个儿走上了邪道——”

“啊！——啊哈！——我明白了，”那陌生人苦笑着说。“照您说的，这位饱学之士本应在他的书本中也学到这一点的。那么，您能不能开个恩告诉我，先生，谁可能是那婴儿的父亲呢？我看，那孩子——就是白兰太太怀里抱着的，也就有三四个月吧。”

“说实在的，朋友，那件事还是一个谜呢；象但以理那样聪明的解谜人，我们这儿还没有哪，”那镇上人回答说。“海丝特太太守口如瓶，地方官挖空心思也白费劲。说不定那个犯下罪的人正站在这儿看这个让人伤心的场面呢，可别人还不知道正是他干的，他可忘了上帝正盯着他哪。”

“那个学者，”那陌生人又冷笑着评论说，“应该亲自来调查调查这桩奇案。”

“要是他还活着，是该由他来办的，”那镇上人附和着说。“唉，好心的先生，我们马萨诸塞的当局认为，这个女人年轻漂亮，准是受了极大的诱惑才堕落的——何况，很可能，她的丈夫已经葬身海底——那些当官的不敢大胆地用我们正义的法律强制判她极刑。论罪，她是该处死的。但是，由于他们心肠软，大慈大悲，只判了白兰太太在刑台上站三个小时，以后，

在她的有生之年，胸前要永远佩戴一个耻辱的标记。”

“好聪明的判决！”那陌生人沉重地垂下头说。“这样她就成了告诫人们抵制罪恶的活训条了，直到那个耻辱的字母刻到她的墓碑上为止。不过，让我不痛快的是，那个和她通同犯罪的人居然没有在刑台上陪她站着，这本来是最起码的嘛。反正他会让人知道的！——会让人知道的！——他一定会让人知道的！”

他向和他谈话的那镇上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又跟他的印第安随从耳语了几句，便双双穿过人群挤到前边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海丝特·白兰一直站在高台上，牢牢盯视着那陌生人；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他身上，那一阵子，她的视界内的一切目标全都从她眼前消失了，只剩下了他和她两个人。或许，在另外一种场合同他邂逅要益发可怕。如今呢，她那本来只该在壁炉旁恬静的柔光中、在家中幸福的暗处或在教堂的庄严气氛笼罩下才能看到的姿容，却在聚拢来的全镇人面前，被大家象看热闹似的死盯着：炎炎的午日烧灼着她的面孔，照亮了脸上的耻辱，她胸前佩着丑陋的鲜红标记，怀中抱着因罪孽而生下的婴儿。此情此景虽然可怕，但她却感到这数以千计的旁观者的存在倒是一种庇护。她这样站着，在她和他之间隔着这么多人，总比只有他们俩面面相觑要好受一些。她确实向这种示众场面寻求着避难之所，唯恐这顶保护伞会从她身边撤掉。她的脑际充满了这种种念头，对于她身后传来的话语竟然充耳不闻，直到后来那严肃的话音越来越高地一再重复她的名字，使得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了。

“听我说，海丝特·白兰！”那声音喊道。

前面已经提及，就在海丝特·白兰站立的高台的正上方，

有一处阳台，或者说是露天走廊，是从议事厅延伸出来的。当年，在地方长官开会中间如果要发布什么公告，需要镇民都来出席聆听时，就在这里举行种种仪式。今天，为了目睹我们上面所描写的场面，贝灵汉总督亲自坐阵，椅子后面站着四个持戟的警卫充当仪仗。他帽子上插着一支黑羽毛，大氅上绣着花边，里面衬着的是黑丝绒紧身衣；他是一位年长的绅士，皱纹中印下了他的艰苦的经历。他出任这一地区的首脑和代表很适当，因为这一殖民地的起源和发展及其现状，并非取决于青春的冲动，而有赖于成年的严厉和老练，以及老年的权谋和手腕；他们所以能成就颇多，恰恰因为他们的幻想和希望有限。环绕着这位总督的其他显要，一个个都威风凛凛，因为他们所属的时代，官方机构被公认为具有神权制度的神圣性。不用说，他们都是为人圣洁、主持正义的好人。然而，要从整个人类大家庭中遴选出同等数量的英明贤德之士绝非易举，假如让这种人坐下来审判一个犯了罪的女人的心灵，并分清善与恶的交错盘结，比起海丝特·白兰此时转过身来面对着的这伙表情僵滞的圣人们，不一定高明多少。确实，她似乎深知这一点，不管她期待着什么样的同情，只能到人群中的博大及温暖的胸怀中去寻求，因此，当她抬眼朝阳台上望去时，这个不幸的女人立时面色苍白，周身战栗了。

刚才呼喊她注意的声音发自德高望重的约翰·威尔逊牧师，他是波士顿神职人员中年事最高的一位，如同当年从事这一职业的他的同辈人一样，他也是一位大学者，此外，他还是个亲切和蔼的人。不过，他的这种待人亲切和蔼的心肠，并没有象他那聪明才智的头脑一样得到仔细认真的栽培，老实讲，于他来说，这种好心肠与其值得自我庆幸，不如视作一种耻辱。他

站在那里，便帽下面露出一绺灰白的假发；他那双习惯于他的书斋中朦胧光线的灰色眼睛，在这纤尘不染的阳光中，也象海丝特的婴儿的眼睛一样眨着。他那副样子就象我们在古旧的经书扉页上看到的黑色木刻肖像；而当他此时迈步向前，干与人类的罪孽、情欲和苦恼时，他的权力也并不比那些肖像为多。

“海丝特·白兰，”那牧师说道，“我已经同我这里这位年轻的兄弟争论过，而你正是有幸坐听他布道的，”——此时威尔逊先生把手放在身边一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的肩头——“我说，我曾经试图说服这位虔诚的青年，要由他面对苍天，在这些英明而正直的长官面前，在全体人民的旁听之下，来处理你的问题，触及你罪孽中邪恶而阴暗的一面。由于他比我更了解你的秉性，他应该是个更合格的法官，他更清楚应该选用什么样的刚柔相济的辞令，来克服你的桀骜不驯；以使你不再隐瞒那个诱惑你如此堕落的人的姓名。然而，尽管他的才华超出了他的年龄，却仍有年轻人的优柔，他同我争辩说，强制一个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和大庭广众之中，敞开自己内心的隐私，是和妇女的本性格格不入的。确实，我试图说服他，耻辱在于苟且罪孽的当时，而不在于袒露罪孽的事后。你再说一遍吧，丁梅斯代尔兄弟，你对此看法如何？到底该由你呢还是由我，来探究这可怜的罪人的灵魂呢？”

阳台上那些道貌岸然、可尊可敬的先生们彼此一阵交头接耳；贝灵汉总督表达了这阵窃窃私语的主旨，他说话时语气庄重威严，不过仍含有对他招呼着的那年轻牧师的尊敬。

“善心的丁梅斯代尔牧师先生，”他说，“你对这女人的灵魂负有极大的责任。因此，应该由你来规劝她悔过和招供，以证明你尽职尽责并非枉然。”